

金史世宗列傳

第五十五之五十七

五十四 世威

五十九

忠義

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金史一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徒單益都

粘哥判山

密約

王賓

王進等

國用安

時青

徒單益都不詳其履歷嘗累官為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時慶山奴撤東方之備入援未至睢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大兵於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張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即令移剌長壽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長壽軍無紀律大兵



掩之一軍皆覆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  
乙巳大兵傳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旣降北即以爲京東行  
省進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  
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門矣益都聞之不及甲  
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黃樓而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  
差由是軍勢稍振復奪張盆渡取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  
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旣而侯進亡命駐靈璧杜政張興  
亦慮爲北所害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興留徐杜政還  
邳州益都資稟仁厚持大體二子兩姪爲軍將頗侵漁軍  
民青州人王祐爲埽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

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橫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  
義勝都統封仙遙授永州刺史成建忠輩乘軍政廢弛城  
中空虛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臥病祐恐事  
不成起興與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  
從宜衆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爲都元帥  
復懼祐圖已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  
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  
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爲  
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益都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  
紇石烈阿虎以益都爲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



時宿之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爲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曠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尋亦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爲將帥亦久以資性疎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髮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丘不屈而死徐州既歸海州邳帥兀林荅某亦讓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惟安國不改髻髮以至於死云

粘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騎自鄧至亳鈔鹿邑營於衛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趨亳道出衛真呼縣令楚玠約同行玠知勢不支即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軍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鎮安軍提控楊春邢其都統戴興屯已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壯爲軍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擁降民而北城門閉不之知也五月縱遷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爲之空荆山遣將領各詣所屬招之并將領亦不返鎮安者皆紅襖餘黨力



盡來歸變詐反覆朝廷終以盜賊待之荆山以遷民爲軍  
蓋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兩總  
領統之既至鎮安疑其謀已乃乘將士新到不設備至夜  
掩殺殆盡荆山出走衛真楚珩與之馬而去州中豪貴悉  
被剽略劉堅者初爲大兵守城父亳州復擒之囚之於獄  
楊春謀欲北降乃出之使爲宣差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州  
改州爲順天府春爲總管戴興爲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  
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  
亳州以爲質竟不屈而死春既據州與劉堅坐樓上召副  
提控邢某邢剛直循理將士嚴憚之時臥病聞春亂流涕  
不自禁春遣人昇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慙慙無言春欲殺  
荆山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送之出城邢尋病卒  
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解攻歸德春以戴興提精卒以往  
獨與疲弱者守城州人王賓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  
七斤爲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以七斤爲節度使就其兵  
仗入蔡八月劉順攻亳州破之七斤爲城父令所殺未幾  
單州軍以州人殺其家屬召大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  
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復來攻州竟爲春所破是年六  
月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堅北走劉均者林慮人時爲亳州  
觀察判官春既逐荆山納款大兵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



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書初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尋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鄉里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粘哥荆山出走楊春以州出降旣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譙縣尉王進魏節亭言釣約城中軍民復其州楊春遂遁遣節亭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亭節度副使鈞觀察判官楊春復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即渡河

而北六月哀宗遷蔡賓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悅浪用之晚擢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上初至亳賓等適徵民丁負鐵甲入蔡及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故留參知政事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時亳之糧儲不廣賓等常吝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運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等於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掇甲譁譟登樓天綱問曰即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無預相公即拽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並害之節度副使魏節亭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害又



數日殺節度使王進進嘗應荆山之募由間道入汴京納  
奏賞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以死自勵至汴以勞  
遷本州節度判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有李喜  
住者本宿州衆僧奴下宣差天興二年四月進糧入歸德  
將還聞亳州王進反正制旨以喜住爲振武都尉將兵三  
千應援是時太赤圍亳步騎十萬喜住以衆寡不敵獨與  
三人間道入城王進方議遷左軍林喜住不可進即以兵  
付喜住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已未官奴與  
阿里合提忠孝軍百人至亳與諸將議遷可否以爲不可  
當留輜重於蔡選軍扈從入聖彙就武山軍遂入關中關

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蝦蟆等軍在西可恃五月甲子召官  
奴還歸德不赴再召留其軍半於亳乃赴六月壬辰車駕  
舟行至亳王進奏臣本軍伍不知治體如李喜住扈從入  
蔡則毫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詔以喜住爲集慶軍節度使  
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糧餉聞  
亂遂不敢入亳後投宋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羣  
起而僨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  
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紅襖賊湯安兒李全



餘黨也嘗歸順

大元爲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元年六月徐州  
埽兵總領王祐義勝軍都統封仙總領張興等夜燒草場  
作亂逐元帥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張興與其黨十  
餘人斬之以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宿州鎮防軍  
千戶高騰哥與東面總帥劉安國構徐州總帥王德全殺  
宿帥紇石烈阿虎以其州歸海州邳州從宜兀林荅某亦  
讓州於杜政送款海州旣而皆歸安用北大將阿木魯聞  
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  
降遣信安張德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懼謀

於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  
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  
金朝旣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託從  
宜衆僧奴自通於朝廷衆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數州反  
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略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  
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未報安用率兵萬人攻海  
州未至衆稍散去安國因勸安用當赤心歸國安用亦自  
知反復失計事已無可奈何於是復金朝衣冠妙真怒其  
叛已又懼爲所圖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選兵分將  
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無寧歲矣未幾朝廷遣近侍



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以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特封充王賜號英烈哉難保節忠臣錫姓完顏附屬籍改名用安賜金鍍銀印駝紐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戶宣命勅樣牌樣御書體宣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上以彭王妃誥委用安招妙貞用安始聞使者至猶豫未決以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事意頗順諸帥王杜華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大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擊議內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

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悻何及言竟而起旣而選人取朝廷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復與議者相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等不可即設宴拜授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奉表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一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宣大信牌玉兔懸帶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禮始有入援意又聞上將遷蔡州乃遣人以蠟書言遷蔡有六不可七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



受園廩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  
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  
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  
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  
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雖然  
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擇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  
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鑿輿  
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  
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多議  
張介等議之業已遷蔡議必寢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

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  
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宣王帶各二由  
是與用安有隙又懼為所圖皆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  
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  
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累徵徐宿兵止以勤王為辭二帥  
不應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糧為名襲徐宿既  
入城德全覺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  
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吳某等八九人下獄鞫問二帥遣  
溫特罕張哥以杜政封仙欲襲取徐州白用安不聽驅吳  
帥張哥輩九人併斬之張哥將死大呼曰國咬兒汝無尺



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從杜政等變亂又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矣會上遣臧國昌以密詔徵兵東方故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為前鋒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疑見圖不出係封仙於獄殺之遣杜政出城安國既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渙龍山寺用安使人劫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連水於是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聞贈汝州防禦使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賜許之即改從宋衣而私與朝使相親尋益乏食軍民多亡去乃命蕭均必嚴開禁亡者血流滿道

大元東平萬戶查刺將兵至連水遂攻焉查刺既渡河趨蔡州用安以詭計還連水復叛歸於中受浙東總管忠州團練使隸淮閩甲午正月間大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徐州會移兵攻徐用安沒水死求得其尸剝面繫馬尾為怨家田福一軍鬻食而盡用安形狀短小無須喜與輕薄子游日擊鞠衢市間顧山自矜無將帥大體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時為用安參議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間行經北軍營幕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司官府去京師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始立



州事留二日至項城縣令朱珣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  
至泰和縣縣令王義立縣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衆僧奴  
得報且知朝廷授以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之命  
且彩輿儀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  
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顯者任俠尚氣知義  
理即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  
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衆民之心我欲矯稱  
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不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  
州民慰撫之州民復大哭明日往徐州  
時青滕陽人初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

敗承赦來降隸軍中興定初青爲濟州義軍萬戶是時叔  
父全爲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全馳驛過東平青  
來見因告全將叛入宋全秘之頃之青率其衆入于宋宋  
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  
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松之青以書來書曰青本滕陽良民  
遭時亂離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  
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僕  
雖偷生寄食他國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  
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盭定淮南以贖往  
昔之過牙吾塔後書曰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全



軍來歸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  
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日以兵虜孰愈哉牙吾  
塔奏其事十月詔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仍為本  
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青潛表陳謝復以邳州為請  
樞密院奏恐有意止欲得邳州可諭牙吾塔若青誠實來  
歸即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來之言及  
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復為宋守岷定  
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  
是時時全為同簽樞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

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  
一人詰問之乃知青為宋京東鈐轄襲破西城全頗喜乃  
殺其人以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募死士以梯衝垣城青  
縋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應孫穴城東北隅青  
夜出兵來襲擊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  
舟兵二千合城中兵來犯牙吾塔營提控幹魯朵先知設  
伏掩擊青兵大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應  
孫穴城將及城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  
中其目餘眾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遂無固  
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衆走遂復西城元光元年二月



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詔曰卿等重  
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  
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爲我用罪在全全與訛  
可由穎壽進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宋廬州  
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言時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  
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  
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麥三石以給軍衆惑之訛  
可及諸將佐勸之不聽軍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  
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  
矣全力拒之從宜達阿移矢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全怒

曰訛可一帥耳汝曹黨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  
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  
漲乃爲橋渡軍宋兵襲之軍遂敗績橋壞全以輕舟先濟  
士卒皆覆沒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詔曰大軍  
渡淮每立功效諸將謬誤部曲散士流離憂苦朕甚閔焉  
各歸舊營勉圖自効又詔曰陣亡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  
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隨局承應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依  
品從隨局給俸至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官依例給俸應  
贈官賻錢軍人家口當養贍者並如舊制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隣境亡命以撓



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蠡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涕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持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蹙頰終日當時丞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列傳第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六

金史百十八

開府詹言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脫脫奉

勅修

苗道潤

王福

移刺衆家奴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苗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群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鬪能得衆心比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宣宗



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為朕決道潤事今即以其衆使為將肯終為我盡力乎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為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為宣宗顧謂宰執曰王擴之言實契朕心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十一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獨吉七斤

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刺鐵哥移軍蠡州襲破子明軍殺數百人子明亦被剗臣將提兵問罪重以鐵哥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鐵哥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宣宗以問宰相奏曰道潤鐵哥不協不可相統屬詔以完顏寓行元帥府事督道潤復中都和輯鐵哥軍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士兵因之相攻琛遣兵攻蒲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烏林荅吾典承道潤風指日謀侵害山東行省數諭道潤與臣通和竟不見從且殺臣兄榮弟明等恣橫如此將為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



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道潤奏李琛以衆叛陷蒲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潤叛廷議以為兩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土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嚴為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移刺鐵哥合兵撫定河北令諸道兵互相應接既而道潤與賈全賈瑀互相攻擊詔道潤賈全王福武仙賈瑀分畫各路元帥府控制之彰德衛輝招撫司隸樞密院賈瑀既與道潤相攻已而詐為約和

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一軍彷徨無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權隸潞州行元帥府聽其節制時興定二年也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隸真定而蠡州舊受移次衆家奴節制一旦改隸真定恐因而交爭靖安民等願隸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審處之經略副使張柔奏賈瑀攻易州寨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去頃之張柔攻賈瑀殺之道潤既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初貞祐四年右司諫水甲直敷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鐸等



十有六人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撥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博勅晉安河中守臣撒忽風汝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答與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

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石抹穆請以高爵募民大槩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河間路招撫



使移刺衆家奴為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為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元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効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滄州經略副使興定元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瀆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瀆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興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滄州東瀆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大兵可謂要地乞選重臣為經略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福初率義兵復滄州招集殘民今有衆萬餘器甲完具自雄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皆為鄰境今利津已不守滄東道路艱阻且其意本欲自為使但託詞耳因而授之使招集瀆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今若不許宋人或以大軍迫脅或以官爵招之將



貽後悔宣宗以爲然乃以福爲本州經略使仍令自擇副使會福有戰功遷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經略節度如故興定四年封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滄縣隸焉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戰李二大敗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匹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爲衆所止遂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騎兵五百滑瀆衛州貸助芻糧先定賞格以待

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東平兵少不能獨成功待至來年春使東平帥府與高陽公併力討之乃止移刺衆家奴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遥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顏氏興定四年與張甫俱封衆家奴封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焉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境內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爲府以重之詔改信安爲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祿大夫二年衆家奴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別遣總領提



領孫汝楫揚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未幾  
衆家奴奏鎮安距迎樂垆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  
衝高陽公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  
中外之意若賞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  
校尉授八品職仍賞寶泉五千貫如官職已至忠顯八品  
以上者遷兩官升職一等回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  
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爲道士時人以此呼之貞祐二年仙  
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  
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撫使惟宏請加官賞真授威州

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權知真定府事遷洛州防禦使兼同  
知真定府事遙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遷知真定府  
事兼經略使遙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無何封恒山  
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壤威鎮守五州四驛寨藥城南宮  
縣隸焉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順于  
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貴爲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  
擊之貴亦歸順于

大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稍不相能懼天倪圖  
已嘗欲南走宣宗聞之詔樞密院牒探之仙得牒大喜正  
大二年仙賊殺史天倪復以真定來降



大元大將笑乃解討仙仙走國月乘夜復入真定笑乃解  
復擊之仙乃奔汴京五年召見英宗使樞密判官白華導  
其禮儀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七年仙圍上黨已而大  
兵至仙遂歸未幾衛州被圍內外不通詔平章政事合達  
樞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十  
一月

大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駐鄧州仙由荆子口會鄧州軍  
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峯山仙從四十  
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答胡士不納幾爲追騎所  
得乃令騎步登嵩山絕頂清涼寺謂登封蘭若寨招撫使

霍瑛僧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

大國矣遂走南陽留山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  
寨立官府聚糧食修器械兵勢稍振二月汴京被圍英宗  
以仙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思  
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

大元大將速不解兵過之仙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  
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  
京水大兵乘之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  
至留山潰軍至者益衆英宗罷思烈爲中京留守詔仙曰  
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



卿日夕以待勦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山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初思烈至鄧州承制授宣差總領黃摑三合五朶山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又仙選留山惡三合權盛改爲征行元帥屯比陽 怨仙奪其權乃歸順于大元大將速不斛署三合中裕州三合乃款以書約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叛

大元大將遣兵夾擊敗仙于鄧州仙逃走聖朶寨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仙至聖朶謂政曰何汝也遂誅再將政曰天祥建

遠邇不行政用使宜斬之仙怒 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

宣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矣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

聽且教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 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

汝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一 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

詔何爲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其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

械繫之會赦猶囚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是時

哀宗走歸德道翰林修撰魏璠問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

敗于柳河璠矯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璠圖己二年正

月仙閱兵選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

久留於此仙怒幾殺璠璠及忽魯刺還歸德仙乃奏請誅



璠哀宗不聽以璠為歸德元帥府經歷官璠字邦彥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云仙部將董祐有戰功詔賜虎符仙畏其偏已久不與佩祐憾之乃結官奴欲殺仙猶豫未敢發近侍局使完顏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禦牧使移刺呆合有異志四和以計誅之祐使謂四和曰仙終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為國家圖之四和曰已殺呆合復殺武仙他日使者來人誰肯信不從仙知祐嘗有此謀使祐使河北其後竟殺之三月仙以聖朶軍食不足徙軍鄧州仰給于鄧州總帥移刺瑗鄧州倉廩亦乏乃分軍新野順陽浙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槃劉琢往襄陽借

糧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珍槩持兩端畏留廼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且曰名為借糧實欲納款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為實然遣田俊持書報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張伯直取糧于襄陽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款矣發書乃謝狀也大怒留伯直不遣仙自順陽入鄧州移刺瑗畏逼以女女仙不疑納之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終疑仙五月瑗舉城降宋嵩之益知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是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率帳下百餘人迎擊之孟珙不敢前俄頃軍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敗珙兵珙



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統制統領數十人獲馬千餘至是  
樂安謂將納款于嵩之之語泄矣仙皆誅之移刺瑗本  
名粘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累功鄧州便宜總帥既至  
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具將校禮謁制置使瑗大  
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孟珙雖改而名仙懼宋兵復來  
七月徙浙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顏貴仙  
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不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  
坐待滅亡邪將士聞之相視哽噎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  
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  
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  
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胡視宋全州  
百姓據山爲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  
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爲根本然後  
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時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  
浙川沂流而上山路險阻雲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  
不可勝數糶食絕軍士亡者七山計無所出八月乃由  
荆子口東還自內鄉將入聖京寨空左右八疊秋林  
聞總領楊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還大和九月至黑谷  
泊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從芝  
字庭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玠字



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忽覺追所殺之走至南陽爲土賊所害甲午蔡州破糧且盡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乃從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趨澤州爲澤之戍兵所殺

張甫賜姓完顏氏初歸順

大元涿州刺史李孺驢招之興定元年正月甫與張進俱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略使進經略

副使二年苗道潤死河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孺驢權道潤中都路經略使甫與張進爲副頃之苗道潤之衆請以靖安民代道潤是時張柔安民實分掌道潤部衆朝廷乃以孺驢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雄霸以東皆隸之甫進與承定軍節度使賈全不協以兵相攻奪據全地取全馬以遺經略使李孺驢孺驢受之朝廷怪孺驢不能和輯州府乃有向背孺驢別與官職詔東平蒙古綱講睦甫與賈全綱遣同知安武軍三郁博野令高常江往平之輒留孺驢不遣因奏曰張甫本受孺驢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與孺驢議所以平之者然後可况甫等不識禮義之人孺



驢就徵則皆自疑恐生他變故不避專擅之罪詔從綱奏未幾賈全復以兵捕甫部民殺甫參議官邢瑛甫率兵攻之賈全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印以安輯部衆詔與之無何李鵠驢歸順

大元甫為中都東路經略使遷同知彰德府事權元帥右都監三年張進為中都南路經略使甫奏真定兵衝乞遣重臣與恒山公武仙協力守之不報及真定不守甫復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魏州水寨孤立無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四年甫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寧武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移刺衆家奴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是歲以功進金紫賜祿大夫始賜姓完顏二年二月張進亦遷元帥左監軍賜姓完顏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謀克千戶總領萬口都統皆隸苗道潤麾下以功遙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史遙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遙授安武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使是歲苗道潤死安民代領其衆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鵠驢權中都路經略使三年詔鵠驢自雄霸以東為中都東路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為中都西路經略使西山



義軍屯壘諸招撫皆隸焉四年遷授知德興府事權元帥  
左監軍行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安民上書曰苗道潤  
撫定州縣五十餘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其  
功反間賈瑀李琛與道潤不協轉相攻伐竟以陰謀殺道  
潤鐸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孫招撫楊德勝家人  
二十餘口錮之山寨若尋常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  
使劉璋詣南京自訴且言安民侵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  
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馮通等輸銀粟索飛狐總領王彥暉  
彈壓劉智元杜貴欲充偏裨彥暉等拒之輒殺貴而杖智  
元竟驅彥暉而去又言經略職卑以致從宜李栢山等日

謀見害乞許罷去廷議劉鐸本行招誘逋亡今乃與安民  
互相論列以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彥暉等  
軍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易水公以  
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李鹿三保河北江礮山寨青白口  
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礮山復  
取檐車寨

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  
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  
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



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爲節鎮廷議  
遼州城郭人戶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  
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詔文振接應苗道潤恢復中  
都會道潤與賈全相攻而止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興定  
三年遷還授中都副留守權元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  
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  
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穫文振奏若  
秋高無兵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權元帥右  
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張開合堅臺州兵復取太原四年詔  
升樂平縣爲臯州壽陽縣西長寨爲晉州從文振之請也

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  
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  
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  
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  
妄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  
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  
省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  
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  
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戾刺行報而



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  
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  
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  
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  
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  
日重姦惡不萌矣是時澤潞已詔張開規劃不能盡用文  
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木甲賽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  
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  
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  
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景瑞

代安安內不能平因誣告景瑞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  
逐之恥受臣節制宣言于衆待道路稍通當隸恒山公節  
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詭辭  
不遣臣若興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  
輒違律令爲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爲姻爲  
公家計屑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  
當娶而輒娶之敢以此罪爲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  
之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雖與林州元帥府共招  
撫之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可使還定  
宣宗用其策五年文振奏臣所統嵐管隰石寧化保德諸



州境土濶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  
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  
事或為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文振就擇可者處  
之便地仍受文振節制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  
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奏  
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申前請以葭州刺史古里甲  
蒲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仍令防秋後再度其宜文  
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頃之詔以  
石州隸晉陽公府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召  
還文振奏近聞惟良召還臣竊以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

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  
幾義尖之衆作亂逐招撫使康瑋乞遣惟良還林州為便  
不許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齊鼎行省河北諸公府  
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  
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  
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為言公府雖號分封  
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復河北  
人心將以為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胥  
鼎為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  
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于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為



文振副護沁山諸寨文振辭公府詔不許頃之文振部將  
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相能復  
徙衛州然亦不可以為軍迄正大間寓于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少中大  
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  
歲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三年復取平陽天作言汾  
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戶  
復業者相繼不絕其過汾潞達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  
嵐州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  
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作請以晉

安府之翼城縣為翼州以垣曲絳縣為翼州下縣隸于汾  
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程珍麾下遂死成舉  
保隰州以為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  
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  
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為  
州隰川之件城鎮可改為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為蒲州  
以大寧縣隸之件城鎮為件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  
有功詔錄其子定哥為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  
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  
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木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



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  
誅忽失來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  
受

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  
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  
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奏表南京

大元大將惡其反覆遂誅之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  
府事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  
祚母蕭氏藏於窩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  
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謀大夫京兆郡公謚

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太  
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內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張開賜姓完顏氏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  
爲固守累功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貞祐  
四年開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  
宣撫司留付空名宣勅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復  
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清州乞  
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至是始  
賜姓完顏氏開奏乞許便宜及論淇門安陽黎陽皆作堰  
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糧盡是歲秋徙軍



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鹽贏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  
 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  
 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  
 牛可與給以寶券制可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  
 定元年遣授澤州刺史二年遷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  
 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徙潞人實林州既復  
 遣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為  
 治十月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遷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  
 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  
 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為崇州從開請也元

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破潼關自功既而  
 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同平翰今開天作出平陽郭文  
 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諫而已乞并澤沁二州為節  
 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為忠昌軍沁為昭義勝軍林州義尖寨  
 衆亂遂招撫使康瑋推杜仙為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端為  
 副代領其衆又奏比開郭文振欲食懷孟史諫徙解州高  
 倫遷舊但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內無儲峙  
 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  
 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與匹夫無異天  
 興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



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  
潰兵從嵩不果遂與承旨西走皆為民家所殺初置公府  
開與恒山公武仙取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二  
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  
開聞置酒為諸將曰朝廷待其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  
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為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  
以武仙輩待我也時郭文振起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  
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振文振軍文振窮竄開勢愈孤以  
至於敗

燕寧初為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都田琢蒙平蒙古

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為重紅襖賊五  
公喜據注子罔率眾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州語在  
田琢傳寧既屢破紅襖賊招降胡七胡八引為腹心賊中  
聞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選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  
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中路皆隸焉五年與  
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以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還天勝  
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  
身沒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  
故祖臯銀青光祿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  
紫光祿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皆為范陽郡夫人



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逃田琢繼而寧死  
蒙古綱勢強徙軍邳州山東不復能守矣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  
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錄  
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  
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  
然不可攷矣

列傳第五十七

金史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攝太師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魯監脫脫奉

羽修

粘葛奴申 劉天起附

完顏婁室

烏古論鎬 張天綱

完顏仲德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或曰策論進士天興初倅開封府  
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  
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自兵興軍民  
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  
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



市肆喧闐如汴之闕閭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爲東南生路明年哀宗走歸德改陳州爲金興軍馳使褒諭以奴申爲節度使俄拜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于陳於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將其兵建威來猪糞虎威蒲察合達振武李順兒振威王義果毅完顏某凡招撫司至者皆使隸都尉司是時交戰無虛日州所屯軍十萬有餘奴申與官屬謀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糧有盡奈何乃減軍所給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將領則不給人心稍怨故李順兒崔都尉因而有異志劉提控及完顏不如哥提控者預焉奴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聞

大元兵往朱仙鎮市易奴申遣五都尉軍各二百人以李順兒副都尉崔某將之襲項城寨令孫鎮撫者名順兒議兵事孫至其家順兒已擐甲孫欲觀其刀順兒拔示之孫色動即出門奔去順兒追殺之乃上馬引兵二百人入省說軍士曰行省尅減軍糧汝輩欲飽食則從我不欲則從行省於是省中軍士皆坐不起奴申聞變走後堂追殺之提控劉某加害解其虎符以與順兒并殺其子姪壻及鄉人王都尉順兒令五都尉軍皆甲守街曲自稱行省署元帥都尉以劉提控語不順斬之坐中明日遂遣尅石烈正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尅石烈正



行省如故未幾虎威都尉蒲察合達與高元帥者盡殺順兒之徒舉城走蔡州大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有脫者初奴申聞崔立之變遣人探其事情而順兒崔都尉亦密令人結構崔立適與奴申所遣者同往同還順兒懼其謀泄故發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謀故遣龍項城欲因其行襲殺之然已爲所先劉天起者起於匹夫初甚庸鄙汴京戒嚴嘗上書以干君相願暫假一職以自効每言戰國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監造革車二千兩天興元年授都招撫使佩金符召見乞往陳州運糧上從之一時皆竊笑其僥倖及至陳行軍殊有方略每出戰數有

功陳人甚倚重之順兒之變天起偃蹇不從爲所殺同時一唐括招撫者亦不屈而死

完顏婁室三人皆內族也時以其名同故各以長幼別之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適虜揚都尉大婁室運軍器至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刃既盡以條繫掉金牌力戰而死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帥中婁室小婁室以馬軍三千遇之於汝墳時大兵以三四十騎入襄城驅驛馬而出又入東營殺一千夫長金人始覺之兩婁室以正旦飲將校皆醉不能軍遂敗退走許州會中使召入京師天興二年正月河朔軍潰良宗走歸德中婁室爲北面總帥小婁室



左翼元帥收潰屯及將軍夾谷九十奔蔡州蔡帥烏古論  
 拷恠知其跋扈不納遂走息州息帥石抹九住納之時白  
 華以上命送虎符於九住為息州行帥府事九住出近侍  
 好自標致驍從盈路三人者妬之各以招集勤王軍士為  
 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給之久之漸生猜貳九住亦招  
 負販牙儻數百人為虎子軍夜則環甲為備一日九住使  
 一萬戶巡城三帥執而駢之使大呼云勿學我欲開西門  
 反即斬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懼州人及禍乃從二百  
 卒以從三帥令甲士守街曲九住從者遇處處執之九住  
 獨入三帥問汝何為欲反九住曰我何緣反三帥怒欲殺

者久之小婁室意稍解頗為救護得不殺使人鎖之以夾  
 谷九十為帥無權息州蔡帥栲栳聞九住為三帥所誣上  
 奏辨之三帥亦捃撫九住之過上聞朝廷主栲栳之辨且  
 不直三帥六月赦至蔡栲栳懼九住為二帥所誅遣二卒  
 馳送詔書於息乃得免及上將幸蔡密召中婁室引兵來  
 迂婁室遲疑久之乃率所招卒奉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  
 入息州括馬即召九住九住至與中婁室辨於上前時中  
 婁室已授同簽樞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終訟乃罷九住帥  
 職授戶部郎中以烏古論忽魯為息州刺史時有土豪劉  
 禿兒馬安撫者自蔡朝還以軍儲不給叛入宋州之北關



爲所焚毀是時城中軍無幾日有叛去者且覘知宋人有  
窺息之意息帥懼上奏請益兵爲備朝廷以叅知政事抹  
撚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婁室以同簽樞密院事爲總帥  
小婁室以副點檢爲元帥王進爲彈壓帥文谷九十爲都  
尉以忠孝軍二百步軍五百屬之行省院於息將行上  
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金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  
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  
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卿等勉之八月壬辰行省遣人  
奏中渡店之楚初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  
餘騎襲宋營於中渡我軍皆北語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

駭愕奔潰斬獲甚衆復奏元帥張閏不遵約束失亡軍士  
乞正典刑婁室表閏無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獄中蓋  
閏爲婁室腹心九住之獄皆閏發之兀典庶得其事因其  
失律而誅之也九月以忽魯<sub>以</sub>縮不能撫御民多叛去奪  
其職以夾谷九住權息州事十一月宋人以軍二萬來攻  
城中食盡乃和糴旣而括之每石止留一斗并括金帛衣  
物城中皆無聊矣前兩月蔡州以軍護老幼萬口來就食  
北兵覺之追及於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餘人至是蔡  
問不通行省及諸帥日以歌酒爲聲樂不絕下及軍士  
強娶寡婦幼女絕滅人理無所不至二年甲午正月蔡凶



問至諸帥殺之以滅口然民間亦頗有知者初諸帥欲比  
降而通相猜忌無敢先發者數日蔡信聞然諸帥屏人聚  
議皆言送款南中爲便時李裕爲睦親府同僉桓端國信  
使下經歷官乃使送款于宋遂發喪設祭謚哀宗曰昭宗  
州民奉行省爲領省丞相總帥左平章皆娶婦十三日舉  
城南遷宋人焚州樓櫓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羅山委曲  
之信陽北兵見火起追及之無有免者且誅索行省已下  
官屬于宋宋人令官屬入城託以犒賞從萬戶以上六七  
百人皆殺之軍中亦有奪命死敵者宋人諭諸軍行省已  
下有罪已處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軍防之既而與  
北軍接南軍欽避一軍悉爲所殺

烏古輪鎬本名栲栳東北路招討司人由護衛起身累官  
慶陽總管天興初遷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二年哀宗  
在歸德蒲察官效國用安欲上章海州未決會鎬餽米四  
百餘斛至歸德且請幸察上意遂決先遣直學士烏古論  
蒲鮮如蔡吉蔡人以臨幸之意六月徵蔡息軍馬來遂以  
蔡重鎮且慮有不測詔鎬勿遠迎辛卯車駕發歸德時又  
兩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裹爲糧數日足脛盡腫  
參政天綱亦然壬辰至亳上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  
旗一道前黃纛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餘匹而已行



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毫之南六十里避雨雙海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上大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是日小婁室自息來遂得馬二百已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上儀衛蕭條莫不感泣上亦歔歔者久之七月以錫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初錫守蔡門禁甚嚴男女雜米必以墨識其面人有以錢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軍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時大兵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日

俱盡鄆城土豪盧進殺其長吏自稱招撫使以前關陝帥府經歷范天保爲副至是天保來見進麥二百石及獐鹿脯茶蜜等物遂賜進金牌加天保官自是進物者踵至旣而遣內侍殿頭宋珪與錫妻選室女備後宮已得數人右丞忽斜虎諫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採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遣是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於錫錫亦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讚於上甚以尚食闕拱爲言上怒雖擢拜大夫而召見特踈小婁室之在息



州也與石抹九住有隙怨鎬為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婁  
室見於雙溝因厚誣鎬罪上頗信之鎬自知被讒憂憤鬱  
抑常稱疾在告會前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姪大安來以  
女魯懽無反狀為官奴所殺白尚書省求改正尚書省以  
聞上曰朕嘗謂女魯懽反邪而無迹可尋謂不反邪朕方  
暴露遣人徵援兵彼留精銳自防發其羸弱者以來既到  
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醢醬有關朕為人君不當語此細  
事但四海郡縣孰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  
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駕馭人材以濟  
艱難錄功忘過此其時也其釐正之羣臣知上意之在鎬

也數為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  
參機務又薦以自代上怒少辭及參政抹撚兀典行省員  
州鎬遂以御史大夫權參知政事九月大兵圍蔡鎬守南  
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未幾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  
下殺之烏古輪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為全真師伴為狂態  
裸顛露足綴麻為衣人亦謂之麻被先生宣宗嘗召入宮  
問以秘術因出入長大主家殊有穢迹上微聞之勅有司  
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鎬來官汝南人皆知與其妻通而  
鎬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鎬為營道守親率僧道送使居之  
車駕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



糧右丞仲德知其妾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授一真人之號旋出奇計北兵信巫必駭異之或可以有成功參政天綱以為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跪計可以退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大帥噴盞為脫身計時郎中移剌克忠負外郎王鶚具以向者麻帳為言上怒殺之

賚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室室護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軍乃追一死金矢政刑一至於此烏古論鎬幸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効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蓋可知矣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咸寧臨潼令入補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以鯁直聞陞戶部郎中權左右司負外郎哀宗東幸遷左右司郎中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帥官奴有反狀屢為上言之上不從官奴果變遂擢天綱權參知政事及從上遷蔡留亳州適軍變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之以安及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上封事請大舉伐宋其略云官軍在前飢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頗合上意上



命天綱面詰其蘊藉名與語無可取者然重違上命且恐  
閉塞言路奏以爲尚書省委差官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  
局直長粘合斜烈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內族泰和四  
人以食不給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令監之出門  
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見殺時人快之妖人烏  
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接  
四單故事欲假其術以馭敵語在烏古論傳上頗然之天  
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爲此賊所誑  
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異  
如獅子狀而惡別前青麻布爲足尾因言北兵解恃者馬  
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尋少却彼必來追  
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以突彼  
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  
曰不可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  
恐徒費工物祇取敵人笑耳乃罷之蔡城破爲宋將孟拱  
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備禮告廟旣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  
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  
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語宋主召  
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  
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



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  
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少穎悟不羣讀書習策  
論有文武才初試補親衛軍雖備宿衛而學業不輟中泰  
和三年進士第歷仕州縣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爲

大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語尋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  
宗召見奇之授邳州刺史無從宜增築城壁匯水環之州  
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  
行院於徐州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  
德疊石爲基增城之半復浚隍引水爲固民賴以安正大

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  
兵叩關仲德適與前帥奧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  
遂驅而東阿不里素無守禦之策爲有司所劾罪當死仲  
德上書引咎以謂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  
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貫其死六年移知鞏  
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  
軍數萬依山爲柵屯田積穀人多歸焉一方獨得小康號  
令明肅至路不拾遺八年四月詔授仲德鞏昌行省及虎  
符鉞印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行尚書省  
事於陝州時兀典新敗陝州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



氏會上以蠟丸書徵諸道兵入援行省院帥府往往觀望  
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  
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上東遷妻子在京  
師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宗門問東幸之意知  
欲北渡力諫云北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  
完歸平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審察臣嘗屢遣人奏秦  
鞏之間山巖深同糧餉豐贍不若西幸依險固以居命帥  
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興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上已  
與白撒議定不從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難進拜尚書省  
右丞兼樞密副使軍次黃陵二年正月車駕至歸德以仲

德行尚書省于徐州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問沛縣卓翼  
孫璧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爲東平郡王璧冲博平公  
升沛縣爲源州已而翼璧冲來歸仲德畀之舊職令統河  
北諸砦行源州帥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  
至徐德全大恐求赴歸德仲德留之遣人納奏帖云徐州  
重地德全不宜離鎮仲德虛州解不居亦無兵衛自防日  
以觀書爲事而德全自疑益甚二月魚山總領張璪作亂  
殺元帥完顏胡土降北仲德累議討之德全不從即領麾  
下十許人親勸民兵得三百人徑往魚山而從宜嚴祿已  
誅璪反正仲德撫慰軍民而還有曹總領者盜御馬東行



制旨諭行省討之仲德既殺賊德全欲功出已殺曹黨四  
十八人三月阿朮魯攻蕭縣游騎至徐德全馬悉為所邀  
仲德時往宿州德全以失馬故始議救蕭縣遣張元哥苗  
秀昌率騎八百以往未及交戰元哥退走北兵掩之皆為  
所擒殺之蕭縣遂破四月仲德陽以關糧往邳州州官出  
迎就執德全并其子殺之餘黨之外一無所問闔郡稱快  
初完顏胡土以遙授徐州節度往帥嚴祿軍於永州止保  
安鎮時祿已為從宜在礪山數年又得士心忽土到軍士  
不悅二月辛卯夜遂為總領張瓚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張  
敏修忽土下經歷官乃以軍變脅嚴祿降北祿佯應之陰

召來州守陳立副招撫郭昇會諸義軍赴保安鎮誅作亂  
者軍夜至祿遣敏修召瓚振計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  
其黨與皆為祿所殺徐州去保安百里行省聞之來討會  
祿已反正乃以便宜授祿行元帥左都監就佩忽土虎符  
朝廷復授祿遙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未幾

大元將阿朮魯兵至保安祿夜遁後祿聞官奴變一軍頓  
徐宿間幾一月遂投漣水敏修入徐五月詔仲德赴行在  
時官奴已變官屬懼為所紿勸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  
辨真偽耶死亦當行尋使者至果官奴之詐六月官奴誅  
詔仲德議遷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贊成之及蔡領省



院事無鉅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  
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  
願遷徙日夕為上言西行不便未幾大兵梗路竟不果行  
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遷為恨是月上至  
蔡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為遊息之所仲德諫曰自  
古人君遭難播越于外心痛自刺苦戰損然後可以克復  
舊物况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  
宮闕萬一方之雲處軍糧即有不足且上初行幸已嘗勞  
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費不安恐人心解弛不足以  
濟大事上遽命止之八月定議每申馬一匹或

二匹以上遷賞有差自是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  
馬進凡得千餘匹以木然呵與領之又遣使分詣諸道徵  
兵赴蔡得精銳萬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木甲交  
住監督修繕不踰月告成威稍振威諸人皆一時之  
安遂以蔡為可守矣魯山元帥元志領軍千餘來援特諸  
帥往往擁兵自固志獨冒險數百里日戰且行比至蔡幾  
喪其半上表異之賜以大信牌升為總帥息州忠孝軍帥  
蔡八兒王山兒亦來援壬午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  
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刺克忠白  
之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仲德曰此軍



列傳  
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  
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  
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  
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  
大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  
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九月蔡城戒嚴行  
六部尚書蒲察世達以六兵將至請諭民併收晚田不及  
老踐毀之母資敵制可丙辰詔裁冗員汰冗軍及定官吏  
軍兵月俸自宰執以下至于皂隸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  
減糧人頗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

斗下六斗人復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軍輒多受賞連  
中者或面賜酒人益爲勸且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  
謀也甲子分軍防守四面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壘成耀兵  
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十一  
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傳城有司盡藉民丁防守不足則括  
婦女壯健者彼男子衣冠使運木石蔡既受圍仲德營畫  
禦備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無不得其懽心將校有戰  
亡者親爲賻祭哭之盡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柵浚  
濠爲備雖克之不能入也但於城上立柵南北相去百餘  
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終不能拔三年正月



庚子朔大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飢窘愁嘆而已  
圍城以來戰歿者四帥三都尉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  
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  
大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音  
來日復集已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  
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  
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  
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  
耶於是參政李本魯婁室元林荅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王  
山兒紇石烈栢壽魯古論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

焉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平生甚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讓  
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明主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  
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人有  
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  
民爲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  
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  
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亡之  
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  
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列傳第五十七

列傳第五十八

金人百二十

翼府儀司柱國錄軍國事兼前中書省丞相兼領國史館經筵事都總攝臣脫脫奉

勅修

世戚

石家奴

裴淵達

心觀

徒單恭

烏古論蒲魯虎

唐括德溫

烏古論粘沒合

蒲察阿虎迭

烏林答暉

蒲察鼎壽

徒單思忠

徒單緝

烏林答復

烏古論元忠子誼唐括頁

烏林答琳

徒單公弼

徒單銘



徒單四喜

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見世祖時烏春為難世祖欲求昏以結其驩心烏春曰女直與胡里改豈可為昏世宗時賜夾谷清臣族同國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則莫能詰也有國家者昏因有恒族能使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等威有別焉蓋良法也歟作世戚傳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察出虎水祖斛魯短世祖外孫桓赦散答之亂昭肅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敵境斛魯短以計迎還之石家奴自幼時撫養于太祖家及長太祖以女妻

之年十五從攻寧江州敗遼主親軍攻臨潢府皆有功龍襄謀克其後自山西護齊國王謀良虎之喪歸上京道由興中是時方攻興中未下石家奴置柩于驛率其所領猛安兵助王師遂破其城從宗望討張覺再從宗翰伐宋宗翰聞宗望軍已圍汴遣石家奴計事抵平定軍遇敵兵數萬敗之遂見宗望已還報宗翰聞其平定之戰甚嘉之明年復伐宋石家奴隸婁室軍婁室討陝西未下石家奴領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為元帥石家奴為副襲諸部族以還未幾有疾退居鄉里天眷間授侍中駙馬都尉再以都統定邊部熙宗賜御



書嘉獎之封蘭陵郡王除東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  
三加贈鄭王正隆奪王爵封魯國公

裴蒲達本名忽撻婆盧木部人爲人淳直孝友天輔六年  
從蒲家奴追叛寇於鐵呂川力戰有功熙宗娶忽撻女是  
爲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襲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  
尉封徐國公皇統元年除會寧牧居數歲以太尉奉朝請  
九年悼后死無何海陵弒熙宗欲邀衆譽揚熙宗過惡以  
悼后死非罪於是封忽撻爲王天德三年薨子忽覲爲燕  
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馳驛赴之及葬使祕書監  
納合椿年致祭賻銀五百兩

忽覲天眷二年擢猛安皇統元年爲行軍猛安歷橫海崇  
義軍節度使以后戚怙勢賊汗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爲  
父及死爲之行服而分其資在崇義諷寺僧設而受其施  
及留守中京益驕恣苟可以得財無不爲者選諸猛安富  
人子弟爲扎野規取財物時號閑郎君朝廷以忽覲與徒單  
恭等汙濫至甚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覲以賊罷海陵  
以忽覲所至縱家奴擾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閑雜人條約  
天德三年復起爲鄭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卒年三  
十九

徒單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爲奉國上將軍以告吳十反



事超授龍虎衛上將軍爲戶部侍郎出爲濟南尹遷會寧牧  
封譚國公復出爲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  
骨凡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  
盡入其家百姓號爲金總管秉德廉訪官吏斜也以賊免  
海陵篡立海陵后徒單氏斜也女由是復用爲會寧牧封  
王未幾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刺渾水斜也編列圍場  
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斜也爲相朕非  
私之今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豈不慮無  
一得乎他宰相無以對温都思忠舉數事對曰某事本當  
如此斜也輒以爲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速事稟

宗累朝宰相未嘗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斜也於都  
堂脊叔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  
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強率取部人財物海陵命侍御  
史保魯鞫之保魯鞫不以實海陵杖保魯而以撒合出爲  
符寶祗候改隸合扎猛安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  
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刺爲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  
強納兀魯爲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撻  
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  
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身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  
賀其母兀魯以言慰身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



陵使蕭裕鞠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刺家財大定間皆追正之海陵以兀魯有怨望語斜也不奏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復爲司徒進拜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再進太師封梁晉國王貞元二年九月斜也從海陵獵于順州方獵聞斜也薨即日罷獵臨其喪親爲擇葬地遣使營治及葬賜輜輶車上及后率百官祭之賜謚曰忠正隆間改封趙國公再進齊國公其妻先斜也卒海陵嘗至其葬所致祭起復其子率府率吾里補爲諫議大夫大定間海陵降爲庶人徒單氏爲庶人妻斜也降特進鞏國公

烏古論蒲魯虎父當海國初有功蒲魯虎通契丹大小字娶宋王宗望女昭寧公主什古熙宗初爲護衛改譯印當侍左右轉通進襲父謀克再遷臨海軍節度使改衛州防禦使海陵賜食內殿謂之曰衛州風土甚佳勿以防禦爲降也對曰頗聞衛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陽軍節度使賜衣服佩玉帶劍入爲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親臨哭之后妃皆弔祭賻贈甚厚有司給喪事贈特進駙馬都尉正隆例贈光祿大夫

唐括德溫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從太祖平臘醅麻產領謀克祖脫孛魯領其父謀克從太祖伐遼攻



寧江泰州戰有功父撻懶尚康宗女從宋王宗望以軍二萬收平州至城東十里許遇敵兵甚衆戰敗之太祖賞賚甚厚授行軍猛安皇統初遷龍虎衛上將軍歷興平臨海等軍節度使德溫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國長公主天眷三年授宣武將軍皇統元年從都元帥宗弼南征以善突戰遷廣威將軍六年遷定遠大將軍七年授殿前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點檢遷兵部尚書出爲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改橫海軍節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即位封道國公爲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襲謀克

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獵謂德溫曰嘗從軍士二千飲食芻秣能無擾百姓乎嚴爲約束仍以錢一萬貫分給之四年爲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賜犀弓玉帶召入爲皇太子太傅卒上輟朝親臨喪奠祭賻贈甚厚十八年追錄其父撻懶并德溫前後功授其長子駙馬都尉鼎世襲西北路沒里山猛安徙隸泰州

烏古論粘沒曷上京胡刺溫屯人也移屯河間祖瑛端太祖伐遼常侍左右追遼主延禧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襲謀克父歡覲官至廣威將軍粘沒曷尚睿宗女冀國長公主初爲護衛天德二年襲謀克海陵伐宋爲押軍猛安



世宗即位軍還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加駙馬都尉  
歷左副點檢禁直被酒不親視宿鏞杖四十遷右宣徽使  
勸農使出為興平軍節度使改廣寧尹賜錢三千貫粘沒  
曷至廣寧嗜酒不視事上以兵部員外郎宗安為少尹詔  
宗安戒諭之上謂宗安曰汝能繼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  
大定中粘沒曷卒上聞之遣其子駙馬都尉公說馳驛奔  
喪賜錢三千貫沁路祭物並從官給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姊遼國長公主迪鉢  
為駙馬都尉遼國燕繼尚益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三年為  
右副點檢五年使六為賀正旦使改左副點檢禮部工部

尚書廣寧咸平臨潢尹武定軍節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  
八海陵親臨葬贈諱王正隆例贈特進楚國公

烏林荅暉本名謀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護衛以  
捕宗磐宗雋功授忠勇校尉遷明威將軍從宗弼北征遷  
廣威將軍賞以金幣尚廐擊毬馬父之除殿中侍御史再  
除蒲速碗群牧使謹畜牧不事遊宴孳產蕃息進秩改特  
滿群牧使世宗即位召見行在除中都兵馬都指揮使世  
宗至中都將遣使於宋以暉為使世宗曰暉嘗私用官錢  
五百貫廼數其罪而罷之遣高忠建往因謂宰臣曰朕於  
賞罰豪髮無所假借果公廉辦治雖素所不喜必加升擢



若抵冒公法雖至親不少恕遷都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諸王百官會喪賻銀千兩重  
綵四十端絹四十匹詔以暉第三子天錫世襲納鄰河猛  
安親管謀克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欽懷皇后父也賦性  
沈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尚熙宗女鄭國公主  
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慶宜公主子加定遠大將軍爲尚  
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歷  
符寶郎蠡州刺史濬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  
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府橫海軍入爲右宣徽使改

左宣徽授中都路皆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改  
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跡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  
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衣  
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賻銀綵絹明昌三年以皇  
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爲皇后長子辯  
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  
貴驕人當時以爲外戚之冠云

徒單思忠字良弼本名寧慶曾祖賽補尚景祖女從太祖  
伐遼戰歿于臨潢之渾河父賽一尚熙宗妹正隆末爲紇  
斡群牧使契丹賊窩斡擾北邊賽一與戰死之大定初贈



金吾衛上將軍思忠通敏有才頗通經史世宗在潛邸撫  
養之賦性寬厚十有二歲從上在濟南一日與姻戚公子  
出遊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馬突過諸公子怒欲鞭之思  
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責遂釋之其人行數十步忽執弓  
矢思忠恐欲傷人速馳至其傍奪其弓弛而還之上聞之  
嘉有識量由是常使侍側尚皇弟二女唐國公主大定初  
世宗使思忠迎商征萬戶高忠建完顏福壽于遼口察其  
去就思忠知其誠意乃與俱至東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  
忠從行軍國庶事補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衛  
將軍二年加駙馬都尉卒上為輟朝即喪所臨奠命有司

備禮葬之營費從官給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輔立功贈驃  
騎衛上將軍仍授其子鐸武功將軍世襲中都路烏獨渾  
謀克

徒單繹本名木輩其先上京按出虎達阿人祖徽合赫國  
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謀克奪古呵隣猛安繹美姿儀  
通諸國語尚熙宗第七女瀋國公主充符寶祗候遷御院  
通進授符寶郎歷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廣  
寧府事以母鄂國公主憂不赴世宗特許以憂制中龍襲父封  
服闋授同知濟南府事二十六年遷棗州防禦使以政迹  
聞升臨海軍節度使卒繹家世貴寵自曾祖照至繹尚公



主者凡四世云

烏林荅復本名阿里刺東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  
世宗第七女宛國公主授駙馬都尉改引進使無符寶郎  
出為蠡州刺史三遷歸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轉知興中  
府事又之為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承安四年拜絳陽軍節  
度使卒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其先上京獨拔古人父訛論尚  
太祖女畢國公主元忠幼秀異世宗在潛邸以長女妻之  
後封魯國大長公主正隆末從海陵南伐世宗即位遼陽  
時太保昂為海陵左領軍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

定遠大將軍擢符寶郎諭之曰朕初即位親密無如汝者  
待從宿衛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除近侍呂  
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之進殿  
前右副都點檢為賀宋正旦使還轉左副都點檢坐家奴  
結攬民稅免官十一年復舊職明年升都點檢十五年北  
邊進獻命元忠往受之及還詔諭曰朕每遇卿直宿三寢  
必安今夏幸景明宮卿去久朕甚思之會大興府守臣關  
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寘獄皇姑梁國大長  
公主屬蜀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  
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以其



子誼尚顯宗長女薛國公主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  
山世襲謀克世宗問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  
以元忠對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國公進尚書右丞相策論  
進士之科設元忠贊成之世宗將幸會寧元忠進諫不聽  
出知真定府尋復詔為右丞相世宗欲曠上京城元忠曰  
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凋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  
復況土性踈惡曠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  
益困矣駕東幸久之未還元忠奏曰竊為輿馬駐此已闕歲倉  
儲曰少市買漸貴禁衛暨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實諸法  
恐傷陛下仁愛世宗嘉納之尋出為北京留守責諭之曰

汝強悍自用顛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後左丞  
張汝弼奏事世宗惡其阿順謂左右曰卿等每事依違苟  
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古論元忠為相剛  
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改知真定府事移知河  
間明昌二年知廣寧府以河間修築越場擾民會赦下除  
順義軍節度使乞致仕不許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北京留  
守徙知濟南府過關令預安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  
移守南京尋改知彰德府卒計聞上遣宣徽使白琬燒飯  
賻物甚厚元忠素貴性龐豪而內深忌世宗嘗責之又所  
至不能戢奴僕世以此為訾云子誼



誼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婦預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孫猶朕之女及父廢亡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顯宗女廣平郡王誼歷仕官衛為人龐豪類其父二十六年上謂原王曰元忠勿望其可復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嘗宥待殊不知恩汝宜知其為人謂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補外自今官掖官已有旨補外者比及庭授即母令入宮於是誼除同知澄州軍州事章宗即位廣平郡主進封鄴國長公主誼改順天軍節度副使加駙馬都尉承安元年累遷祕書監兼吏部侍郎改刑部遷工部尚書泰和元年遇父

元忠憂二年以本官起復三年知東平府事改知真定府事六年伐宋遷元帥左都監七年轉左監軍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寧初以謀逆伏誅

唐括真本名達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具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衛直副都指揮使五遷刑部侍郎坐擅離職削官一階出為德州防禦使升順天軍節度使移鎮橫海召為左宣徽使遷兵部尚書改吏部轉禮部尚書兼大理卿先是大理卿闕世宗命宰臣選可授者左丞張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也



大理須用公正人右丞粘割幹特刺舉貢可任以開簡部  
分而兼領是職遂以貢爲之二十八年拜樞密副使章宗  
立爲御史大夫會貢生日右丞相襄參知政事劉璋吏部  
郎中膏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和喜爲貢壽遂犯夜禁私書  
遣軍人送襄至第監察御史徒單德勝劾其事下刑部逮  
膏等問狀上以襄璋大臣釋之而貢等各解職尋知大興  
府事復爲樞密副使乞致仕不許進樞密使封華國公改  
封蕭復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嘗告續知意欲外除今之告  
將復若何遂優詔許之尋起知真定府重泰和二年薨  
烏林答本名留住尚部國公主加駙馬都新貞祐元年

爲靜難軍節度使夏人犯邠州琳呼會延安府遣通事  
福孫至夏國夏人使福孫見琳時已中風公主令人以狀  
付福孫屬以懇禱朝廷冀早太平得還鄉之意福孫具以  
聞詔賜以藥物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筭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  
尚熙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定軍節度使公弼初充奉御  
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  
都尉改噐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丁父憂起復  
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  
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除濱州刺史再



遷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逋  
租及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士從戎民亦疲弊可緩徵以  
紓民朝廷從之大安初知大興府事讞武清盜疑其有寃  
已而果獲真盜歲餘拜參知政事進右丞轉左丞至寧初  
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貞祐初進拜右丞相罷知中山府  
事是時中都圍急不可行圍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  
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歷定國軍節度使事太孫太師同  
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薨宣宗輟朝賻贈謚恪愿  
徒單銘字國本顯宗賜名重泰祖貞別有德父特進涇國  
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經史事母盡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

即位特勅襲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書省直  
長累遷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與大理  
評事孫人鑑為採訪使覆按提刑司事改右衛將軍轉左衛  
出為永定軍節度使移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大安三  
年改知大名府就陞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大名荐饑  
重困銘乞大出交鈔以賑之崇慶初移知真定府復充河  
北東西大名路宣撫使至寧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  
府俄拜尚書右丞出為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貞祐二  
年卒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



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肅雝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為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隼季賴唐括蒲察斐蒲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徒單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正大元年正月丁酉夜四喜內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大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葉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生金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忠孝軍以兩宮隨行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邏回聞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



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四喜家少頃還宮復議以是夜再  
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木甲塔  
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  
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爲門卒  
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  
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自罪在我非汝等  
之過明日立以數十騎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  
往立左右扼腕欲加刃立遙見問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  
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實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睹  
顧群卒言此官人我識之前築裏城時與我同事我所部  
十餘卒盜官木罪當死此官人不之問但管數十而已此  
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  
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  
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贊曰四喜奉迎兩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  
旋兵間以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徇之  
耳他無策也四喜奉其私親以歸而望人主貸其死豈非  
愚乎



列傳第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金史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及事如總教長成朕

勅脩

忠義一

胡沙補

特虎雅

僕忽得

粘割韓奴

曹珪

温迪罕蒲覲

訛里也

納蘭綽赤

魏全

鄧陽

夾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德梅和尚

烏古孫元屯

高守約

和速嘉安禮

王維幹

移刺右與涅



宋宸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仲温

九住

李演

劉德基

王毅

王晦

齊鷹揚

木甲法心

高錫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

聖元詔修遼金宋史中臣議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

請書之無諱

朝廷從之烏率仁哉

聖元之為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

聖元之為政足為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太祖使僕剌刺往遼國請阿疎實觀其形勢僕剌還言遼兵不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見統軍使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為



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渤海軍向胡沙補且笑且言曰  
聞女直欲爲亂汝輩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舉大事不  
可後時若涖河東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蚤伐  
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皆  
有功賜以旗鼓并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  
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幹魯幹魯使胡沙補撒八往  
報會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幹魯乃進兵永昌怒遂殺  
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  
汝叛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絕二至死年五  
十九天會中與撒八俱贈遙鎮節度使

特虎雅撻瀾水人軀幹雄偉敢戰鬪達魯古城之役活女  
陷敵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拒特虎先登敗  
之攻盧葛營麻吉墮馬特虎獨殺遼兵數輩掖而出之賞  
賚逾溼自臨潢班師至遼河余睹來襲婁室已引去特虎  
獨殿馬憊乃步鬪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  
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没于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幹俱  
招降燭隈水部族酬幹爲謀克僕忽得領行軍千戶從破  
黃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僕  
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幹僕忽得往鼈古河籍軍



馬燭偃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幹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幹魯伐實里古達于石里罕河追及於合撻刺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幹魯求酬幹僕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贈酬幹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幹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隸軍從太祖伐遼率濤溫路兵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驚古城邑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主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刺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幹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旣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而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旣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



部詔荅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  
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  
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詔荅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  
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  
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  
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  
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  
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  
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  
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

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或名  
骨斯訛魯乃朶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者  
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  
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領兵  
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  
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  
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  
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  
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禿里余  
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



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  
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  
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  
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摔下使韓  
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  
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厚乎大  
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  
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  
忠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  
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  
甚閔之以詳古為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為武器  
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  
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叙詔曰珪  
赤心為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  
其功更進一官正班用之

溫迪罕蒲睹為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諸群  
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林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  
陰為之備賊不得發乃給諸奴曰官閱兵器願借兵仗以  
應闕諸奴以為實然遂借與之明日賊至蒲睹無以禦之



賊孰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  
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鬻而殺之子  
與孫皆與害是時迪幹群牧使徒單賽里副使赤盞胡失  
荅耶魯瓦群牧使鶴壽歐里不群牧完顏朮里骨副使完  
顏彛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朮與兀詳穩加  
古買住胡睹兀詳穩完顏速沒葛轄朮兀詳穩高彭祖等  
皆遇害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  
衆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  
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爲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幹叱  
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  
於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幹  
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去之從行驍騎  
軍士閏孫史大習馬小底頗者皆被害二年贈訛里也宣  
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閏孫史大習贈修武  
校尉頗者贈忠翊校尉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  
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爲兵出家馬  
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  
由是賊幾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



戰賊兵十倍遂見執縛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  
廕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季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盡籍  
城中兵民及部曲斬殺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其義善  
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  
益勵不衰募人往斫爽營全在選中為爽兵所執爽謂全  
曰若為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爽乃殺之  
至死罵不絕口僕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  
以騎二千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爽兵遇乞住分兩  
翼夾擊爽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

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爽兵大潰  
副由林僅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遷義為  
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南路統軍判官  
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刺贈全宣武將軍家城縣令其  
妻為鄉君賜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  
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用所贈官祿仍以全死節送  
吏館鏤板頒諭天下

鄴陽宗室子為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為護衛十人長至  
寧元年八月統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爰起倉  
猝中外不知所為鄴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



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人漢軍友矣  
殺一人者賞銀一疋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  
漢軍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  
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鄧陽  
忠孝勇果沒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鄧  
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嘗從拒戰猛安賞錢五  
百貫謀克三丁貫蒲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沒者贈  
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  
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瀋

池聞喜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  
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嵩琢北京臨洮路按察  
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  
謫鞞州刺史尋復同知平涼府事大安二年為秦州防禦  
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兵數萬入  
鞞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  
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  
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  
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殺之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  
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收其子元



母為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的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恣劫為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為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被省徵錄陝右五路刑獄無寬人復委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明昌初驛召為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間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別郡有殺人者屢鞠不伏元毅訊不數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田多山

坂磽瘠大比時定為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十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眾眾感其忠爭為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久之眾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勣侍儀司承應世勣後登進士第奏名之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歎賞者久之元毅性沈厚武勇



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歎賞慕喜動顏色  
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收充護  
衛投曷魯梳群牧副使未幾復召為護衛十人長改尚廐  
局副使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典尚廐者十餘年  
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州刺史明昌初為西北路副招討  
改秦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移鎮崇義軍時有  
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為副統會敵入  
臨潢梅和尚暨護衛關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  
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

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復殺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為  
流矢所中死關合土等皆沒上聞之震悼詔贈龍虎衛上  
將軍躡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  
其子都奴為軍前猛安中奴護喪就差權同知臨潢府事  
李達可為勅祭使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為勅  
葬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  
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為典署丞

烏古孫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  
充萬戶備邊有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盤安軍察廉遷  
同知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



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兵騎萬人侵唐州元屯  
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巡檢蒲關各以五十人棄城拒  
守元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  
精兵百人自西門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掩擊之殺數十  
百人宋兵大亂殆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  
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元屯出兵與軍  
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一入  
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追  
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獲馬三百匹宋別將以兵三千來  
襲遇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將取其金帶印章

以獻詔遷元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梁縣令各進兩階  
元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匡右  
翼都統匡取棗陽遣元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  
以強弩拒岸元屯分兵奪六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  
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元屯亂流徑度復進一階號  
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  
軍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西南路招討使元屯御下嚴酷  
軍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  
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  
賜金吐鵬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祐元年



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  
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  
史

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獻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  
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  
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崇義軍節度使  
謚忠敬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潞人穎悟博學淹貫經  
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為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

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  
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繕完為禦守計已而  
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  
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為  
誰或妄以酒盃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  
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脅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謚堅  
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庭遼季率縣人保縣東山  
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  
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



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喪息歷弘政獲嘉令  
佐胥持國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戶籍判官補  
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  
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  
審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如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  
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  
員外郎轉右司郎中僕散際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  
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  
復詔維翰曰雨雖霑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猶愈於荒  
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救麥諭百姓

使知之八年宋人受盟還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  
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仇死  
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蘇師旦無復敢執其  
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兼潞  
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  
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  
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  
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改刑部尚書  
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  
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



惜勿恐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爲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謚貞潔移刺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貞祐初

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連中其頸旣拔去復中其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宋宸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補尚書

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時固安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鄰田宸用昭屬抑原使毋爭御史臺劾奏奪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汴州防禦使移濬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以南軍正月

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宸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踏踉於世云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諡毅勇

烏古論仲溫本名胡刺蓋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

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平陽巨鎮易為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諡忠毅歲時致祭

九住宗室子為武州刺史唐括孛魯速為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



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爲無何城破力戰而死李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李果速建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爲濟州刺史晝守禦策召集州人爲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荅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爲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人家不忍縱火遂破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亡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真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眾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足踏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喜常慕張詠之為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名為少府少監遷戶部郎中貞祐初

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心山以解通州之圍賜齎糧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眾皆踴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為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



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為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事判官楊敏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

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眾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槊殺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木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為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刺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

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為計耶城破死于陣咬查刺被執亦不屈而死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札舍與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眾潰而出札舍十方奴死之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刺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札舍金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  
萍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  
兼尚林署直長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  
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  
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五十九

列傳第六十

金史百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統兼樞密

勅修

忠義二

吳僧哥

烏古論德升

張順

馬驤

伯德宏哥

奧敦醜和尚

從坦

孛木魯福壽

吳邦傑

納合蒲剌都

女奚烈幹出

時茂先

溫迪罕老兒

梁持勝

賈邦憲

移刺阿里合

完顏六斤

紇石烈鶴壽



蒲察婁室

女奚烈資祿

趙益

侯小叔

王佐

黃摑九佳

烏林答乞住

駝滿斜烈

尼厖古蒲路虎

兀顏畏可

兀顏訛出虎

粘割真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刺紇上沙鷲部落人拳勇善騎射

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為兵僧哥充馬軍千戶有功貞祐初

遷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真授同

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刺真授節度副使權

節度副使燕曹兒真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

有差眾苦乏食僧哥乞賜糧十五萬斛朝廷以為應州已

破朔為孤城其勢不可守遂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

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

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兼

同知節度使事迪刺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岢嵐州防禦使

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憊馬

躓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

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

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

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



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秦州殘破東北路招討  
司猛安謀克人皆寓于鞏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鞏州  
爲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秦州及  
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以翰林侍  
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林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  
宗怒語在盡忠傳無何出爲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  
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  
軍興定元年

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  
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  
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  
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真授左監軍行  
元帥府事

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爲拒出  
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  
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  
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  
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偉尚幼  
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



將兵救之庭王慕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為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王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為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將軍同知棣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馬驤禹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為曹州濟陰令四月

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撈掠求金驤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驤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畔致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貫石局分收補

伯德密哥西南路咩兀奚人壯健沉勇

大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密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密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披荆棘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密哥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姚里鴉胡武義將軍節度判官姚里鴉兒武義將軍觀察判官密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缺望縱兵剽掠興定元年詔密哥遙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鴉



胡權同知節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  
與定三年密哥特遷三官遙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真授東  
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擄兵絕密哥率眾潰圍  
走保長寧寨詔各進一官戰沒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密  
哥死之

奧屯醜和尚為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

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  
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  
義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三都統兵

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

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  
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  
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稅  
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寶昌  
軍節度使從宜規畫歸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  
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  
勢陝洛之襟喉也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為一提控四  
都統分戍四縣此真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銀鐵若以鹽  
易米募工鍊冶可以資財用備軍器小民傭力為食可以



息盜又曰河北童民度河逐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艱甚  
殊甚時暴之吏抑止欲求解莫之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  
未急擇騎軍牝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  
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  
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  
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飢寒且至若實給俸  
粟之半少足養廉則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  
資遷秩躡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之彼若以  
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大陽等渡宣  
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自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  
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  
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况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  
從軍親冒矢石爲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族人道哥實同  
此心願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輝州刺  
史權河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  
丞求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  
得東求錫旣行留沔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  
破

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求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  
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尊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大



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鄆陽石言乃奮身拒戰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間之衆可留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于外以爲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于屯守之地是爲長策從之加遙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

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垣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李木魯福壽爲唐邑主簿

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為

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

副使

納合蒲刺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涼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刺都擊走之以功加遙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為平西軍就以蒲刺都為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讒二三民中亦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實擇勇敢謀略者為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政知平涼府事入為戶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刺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論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讎怒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刺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警縣以



黃河南岸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崤嶺凡斜徑僻路  
邊常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  
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  
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幹出仕至鎮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  
已而大兵至幹出拒戰中流矢病劇卧花帽軍張提控言  
兵勢不可當宜速降幹出曰吾曹坐食官祿可忘國家恩  
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  
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杖以入脅幹  
出使出降幹出曰聽汝所爲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

子出降初鎮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  
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繼完接置戰守之具  
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內潰被執不屈而死詔幹出謹各贈  
官六階升職三等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萬君諸城紅襖賊方勳二據密  
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  
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勳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  
罵賊不勝忿復別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絕詔贈武節  
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邊通罕老兒爲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



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  
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女馬都總管以其姪墨斯為後特授  
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諱避宣宗嫌名改為保大軍節度  
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完詞累官太常  
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與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  
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  
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  
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  
受萬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克奪其軍持勝與捷

按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克  
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  
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  
州刺史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

大元攻河東邦憲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  
降邦憲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  
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  
為辭與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  
以為鎮西元帥且持刀脅之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



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

移刺阿里合遼人興定間累遷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

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泣於是叢矢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顏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陰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

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脫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

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

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

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

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數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為大兵

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據新蔡新息褒信



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從大軍出  
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真滁二州及所陷  
軍軍遂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宮同提舉大  
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  
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  
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  
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  
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壩  
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勅有司凡鶴壽  
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拈放之尋遷授同知

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  
一百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  
入宋襄陽界遷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遷授睢州刺  
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遷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  
宋石渠寨決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遷授  
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  
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  
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木虎移  
刺答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  
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遷授武勝軍節度使



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  
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  
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  
調慶都牟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  
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  
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進授定西州刺史克元帥  
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白撒由秦州  
進兵抵棧道宋人悉銳來拒婁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  
塵為疑兵別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

進一階除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  
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三  
百兩重幣二十端遙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  
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  
襄勇勅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資祿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  
易州府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進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秦  
州三年進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  
史賜今姓久之遙授同知臨姚府事謙定西州刺史從元  
帥右都監完顏阿鄰破宋兵于稍子嶺三年攻破武林關



資祿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祿更加官職一等  
等遣授通遠軍節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遣授隴安軍節度  
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行省奏軍官闕真卿又在行陣  
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  
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  
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學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祿德贈  
尚薄詔錄其二子烈山林泉亦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  
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

大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寇山陝屢戰有功晉陽公耶

文振署為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眾收復太原夜  
登其城斬馘甚眾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  
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也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  
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守自焚其府庫殺妻子  
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  
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為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  
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  
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  
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眾乞假



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感戴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平山寨眾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應人驚不知所為盡棄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於安市州城燒絕浮橋撫定其眾遷昭毅大將軍遣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

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歛眾入城圍益急眾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疑尚在遣令阿外代之絕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兵數千人擁領霍州平陽胡天作等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遷授寶昌軍節度副使

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諫元帥崔環質其妻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為質奈何佐曰佐豈顧死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沁州王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故

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為符寶典書

黃樞九住臨潢人大定間以廢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

調去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為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

事再遷路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

彰德府事戰歿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

烏林答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

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

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

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未幾以罪

奪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



官賞銀百兩重幣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  
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  
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歿贈榮祿大夫參知  
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陞兩利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  
都軍萬戶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遷知  
平涼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

大元兵復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雁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  
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漢敵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

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  
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  
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為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  
使是歲

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兀顏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  
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為左  
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  
賊據九仙山為巢穴畏可擁眾不擊賊愈熾東平行省蒙  
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略副



使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兗州破死焉

元顏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戶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錄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玉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二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



餘人皆死之

列傳第六十





